

## 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大明正德皇游江南傳 第三十三回 說原因丫環用計 從致囑母子逃奔

卻說玉英見秋菊說話有因，急忙究問，秋菊乃將林坤設計之事，以及自己聽聞，一一實說。玉英聞言歎曰：「此事非同小可；洩漏機關，我滿門性命難保；若不搭救，則周郎母子，與我家何仇，又安忍有視其死之理？倘將其事直說，叫其逃往他方，不獨是揚父之過，還恐異日主上怪將下來，我的不孝之罪，又重若深淵，如此進退兩難，真乃令人無計！」乃對秋菊言曰：「我與賢妹自少相親，情如骨肉，今日之事，我父難於諫阻，賢妹有何妙計？搭救他們，並為你主洗罪，若得成功，異日自當深報，決不忘恩。」秋菊想了一回，點頭說道：「若要搭救周郎母子，以及全活一家，不散姻緣之事，除非借小姐之言，移禍東吳，方能做得。除此之外，並無別計。」玉英忙問曰：「怎樣移禍於東吳，賢妹且說一番。」秋菊道：「若依奴婢之計，可將白銀百兩，表記一端，交與奴婢，到周郎家中，對他說道：『聖旨未列之前，老爺將小姐許配與土豪鄧士祥兒子為婚，他已選定吉期，欲來行聘；家爺見了聖旨，便將小姐許配於你，命人向他推卻。不想鄧士祥心懷不忿，說你奪卻他兒子的婚姻，定要找尋你母子，害卻性命，方肯干休。我家一聞此言，坐臥不安，未知真假，恐防你母子中了他的毒手，故小姐暗將銀子一百兩，表記一端，特令奴婢送來，叫你目下不可到府，恐防賊人在路上截殺，又不可久居於此，可同到京中尋著主上，請了聖旨，然後回鄉，奉旨迎親，還有誰人敢來作對。並云小姐叮嚀致囑叫你母子路上須要小心，恕其不能遠送。』如此之計，不獨救周郎母子性命，即小姐滿門之禍，亦可免矣！倘他日周郎奉旨回來，那怕老爺不允。小姐他日得隨周郎，把鄧士祥之事，從中解釋，此萬全之策也。」玉英聽罷，鼓掌稱奇。主婦講罷一番，天色已晚。到了次日，玉英就取出白銀百兩，並玉魚一雙，分一個贈與周郎，以為表記，他日得以物合人逢。再吩咐秋菊小心，以免洩漏機關，早早回來，免我懸盼。秋菊領命，於是帶了白銀玉魚等項，潛出府門，本數刻已到周元家中，推門而進。適遇周元母子在家，打疊家私，以待進城居住，忽聞階下步履之聲，舉目看時，周元認得秋菊，只當岳丈使他到來迎，遂急忙問道：「姐姐此來，想是岳丈使你來迎接我等麼？」於是移開椅子，與秋菊坐下。秋菊見其母子還在夢中，只得將昨日自己所定之計，從頭至尾，對母子說知。周元母子聞說，久聞鄧士祥狠惡兇暴，遂信為真，隨即說道：「既蒙岳丈與小姐如此盛心，自當從命。」秋菊又曰：「侍婢臨行之際，小姐恐防安人姑爺進京，路途遙遠，盤費不足，特將銀子一百兩，命奴婢送來，以助姑爺之用；並有玉魚一個，作為表記，使他日洞房花燭，得以物合人逢。小姐又叫安人母子，明日就要起程，不可久居於此。又云安人路上小心，恕其不能從侍。」

遂向身邊取出玉魚銀子，一應遞上，並云路途遙遠，不能久坐、恐我老爺懸望，周元接了銀子，將白魚掛在襟前，於是開聲說道：「敢煩姐姐回去，對你家老爺夫人小姐說知，我母子不勝銘感，待重逢之日，報答深恩，明日就要起程，恕不登堂拜別。」秋菊告辭，回到閨中，將此事稟知小姐。玉英見說，略放愁眉，自此謹守閨幃，以待好音來報。

卻說周元母子，深感曹家恩德，於是母子商議，周元說：「母親如此老邁，焉能去得京都，莫若明日先到杭州舅父黃瑞超處，將母親寄在他家，暫住數日，待孩兒獨自進京，見了契父，然後來迎，豈不是好。」黃氏點頭稱是！到了次日，母子清晨起來，梳洗已畢，用過早膳，遂將金銀與隨身所用東西、打作一包，母子二人，直望杭州而去。不消數日，已到黃瑞超家中，此際姑嫂相逢，舅甥會面，喜出非常。瑞超便問周元何來？周元便將始末情由，一一講說；又將銀子一百，留在母舅家中。過了幾日，周元便欲起程，黃氏吩咐路上小心，以免為娘掛念。周元領命，到了次日。便將正德所賜黃金玉環，帶在身邊，遂向舅父舅娘告別，然後出門，直望京都而去。欲知此後如何？且看下聽分解。